

董卿的“学”与“敬”

□ 逢春阶



过去董卿在我眼里,跟其他主持人没啥差别,长得周正,台词背得顺滑,一个很轻很肤浅的角色,很聪明,很灵巧,但就是轻。自从她主持《中国诗词大会》,特别是主持《朗读者》以来,我感觉董卿变了,她不再是一个简单角色,她变得有文化,有内涵了。她跟其他主持人悄然拉开了距离,有了独特光泽。

董卿做主持人22年,做过上千场节目。她自言是一个特别爱工作的人,只要上了台,就可以忘掉一切生活中的不如意和烦恼。一开口就觉得又充满了力量、快乐。那是发自内心的,是工作带给她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的满足感。我相信这是董卿20年的真实感受,享受工作的快乐,享受成功的快乐,但是快乐久了,就乏味了。她要寻求突破,她要向前走一步,挑战不可能。

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上,董卿让观众认识到她有才的一面,以前是在央视春晚上说着一些喜气洋洋的主持词,这次却口吐莲花,在节目中各种诗词张口就来,控场能力很强,反应也很快,该抒情的时候抒情,该吐槽的时候也不失大将风范地吐槽,整体给人感觉真的很棒。董卿的出色表现,肯定有临时做功课的成分,但是能感受到她的学养不浅,她临场的书卷气,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,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浸润,有童子功。所谓“胸中有日月,谈吐富声色”。

董卿的出众表现,我觉得,源于她持续的学养,主持人的生命力取决于知识的含量。董卿接受采访时就曾流露出对诗歌的由衷热爱,“我丝毫不觉得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是一场竞赛,而是始终沉浸在一种狂欢的氛围里。”董卿是曾经的“学霸”,父亲是一位新闻工作者,从小就培养起女儿的阅读习惯。董卿能识字了,父亲就让她每天抄成语、抄古诗,还要

5月2日,上海,刘诗诗出席时尚活动。 □CFP 供图

求大声朗读并且背诵下来。稍微大一点,又让她抄古文。又抄、又背的功夫,不可小觑。我看到报道,董卿在上海卫视工作时,父亲为她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并对她说:“作为一名主持人,必须要有的敏锐的政治头脑,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!”没想到,这一订就是十几年。从东方卫视到中央电视台,这份报纸也带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和期许。董卿这个新闻工作者父亲太有意思了。我想起了朱子之言:“为学之道,莫先于穷理。穷理之要,必在于读书,读书之法,莫贵于循序而致精。而致精之本,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。此不易之理也。”

董卿更让我刮目相看的,是《朗读者》上的表现。主持没得说,《朗读者》的节目制作采用了公司化的运作模式,董卿担当起了制作人。节目模式、制作公司、经费、赞助商、播出平台、人员,这些以前她不用考虑的事情纷纷涌来。“一个念头在脑中,两页策划在手上,三个散兵起步,四处磕头结缘”,董卿如此形容《朗读者》筹建之初的状况。在娱乐圈人秀的挤压下,文化类节目招商并不容易,董卿不得不像祥林嫂一样,一遍遍给人描述画在纸上的大饼即将散发的香味。

从主持人到制作人,是从单一到多头,是从简单到复杂,是从被人求到去求人,是从被动到主动。这个转型,跨度很大,滋味自是不同。

董卿选择艰难地转型,我以为是出于对职业的一个“敬”字。唯“敬”,才谦卑,才知不足;唯“敬”,才知人,知世;唯“敬”,才“好”才“乐”,所谓“知之者,不如好之者;好之者,不如乐之者”。唯“敬”,则“其见于容貌者必庄重,其见于言语者必安定,如是乃可以莅众而立事……”敬畏自己的职业,敬畏自己的岗位,敬畏自己的观众,努力往上走,不断超越自己,往前走。敬则有尊!

有学养,则有根;下足了“敬”字工夫,则成功转型,敬为万事之本,敬重,敬重,有敬则重!

“言语之美,穆穆皇皇。”祝贺董卿!



5月2日,上海,刘诗诗出席时尚活动。 □CFP 供图

大胜不足喜,丢球太可惜



体坛焦点 □ 本报记者 王磊

5月2日下午,2017年中国足协杯第三轮继续进行,鲁能泰山队客场4:1大胜中乙球队吉林百嘉队,顺利挺进足协杯16强。乍一看4:1的比分,很多泰山队球迷都会兴奋不已,但是再看所战胜的对手,也就没有了兴奋劲儿。面对一支注册刚刚一年多、以递补身份进入中乙的球队,泰山队居然还让对

手进了一球,实在有些不应该。想当初国足10:1战胜马尔代夫,只因为一个失球就被骂得狗血淋头,如今泰山队的处境算是好多了。过去有人说,若是中超球队都不要外援,泰山队将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。足协杯给了泰山队自我证明的机会,四大外援留守济南,马加特祭出了全华班,且以鲁能青训为班底,刚刚入选里皮国家二队的吴兴涵、刘彬彬均首发出场,成源、张弛等联赛中鲜有露面机会的球员也获得首发。

面对近乎于业余球队的吉林百嘉队,泰山队的开局非常不顺。虽然他们在攻势上压制了对手,形成半场攻防演练,但是因为传接球失误太多,有威胁的进攻配合并不多,前三十分钟,也只有吴兴涵禁区内误打误撞的凌空抽射

距离破门最近。好在小将崔巍的灵光闪现,避免了泰山队上半场不开胡的尴尬。他先是主罚角球助攻李松益头球破门,接着又在小角度爆射扩大比分。下半场比赛,泰山队的体能优势开始凸显出来。吉林百嘉队由于上半场拼得太凶,体能开始出现不支,后防漏洞也渐渐凸显。吴兴涵成为下半场最抢眼的球员。在经历了中超联赛传球不着边际的批评后,吴兴涵这场比赛找到了传中心得,他两次在禁区内快速摆脱防守后的传中,帮助成源两度射空门得手。

只可惜,泰山队另一名边路好手刘彬彬始终无法找回比赛节奏。虽然在速度上优势明显,屡屡强吃对手,但是因为状态不佳,不仅太多漂亮的传中,还在门前多次浪费破门机

会,就连近在咫尺的顶空门机会,也被他浪费。场边的马加特也无奈地笑了,刘彬彬要想杀回到主力阵容,恐怕还需要更努力的表现。大比分领先之后,泰山队球员习惯性出现松懈。上半场2:0领先时,泰山队就在防守定位球时出现问题,给了对手轻松头球的机会。下半场3:0领先时,泰山队更是被对手打出一波高潮,戴琳的低级失误,被对手抓住机会轻松破门。

这个失球也给泰山队的后防线提了个醒,不管比赛到了什么时候,都不能放松警惕。好在对手只是一支中乙弱旅,大比分领先的泰山队还有犯错的资本。若是接下来面对广州富力队,泰山队再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,那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。

连载

电话:(0531)85193407 Email:liujun@dzwww.com

信仰就是永葆对世界的好奇——

草原动物园

□ 马伯庸



28 司铎恰好在那时候作为教会使者,前往草原办事,在翁牛特旗一带遇到了金丹道的小部队。随行的人全数被杀,司铎的脖子也被砍了一刀,几乎丧命。他趴在了一辆勒勒车下方,奄奄一息。就在关键时刻,前来镇压叛乱的朝廷军队赶到,及时击溃了那支队伍,司铎才算捡回一条性命。这场叛乱终于惊动了朝廷,朝廷派出了一位叫聂士成的将军以及精锐部队。聂将军把行营扎在了喀喇沁旗的王爷府内,与叛军激战数月,整个草原血流成河。最终官军成功击毙主事的几个首领,把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。可是,群龙无首的叛匪们并没有全数伏法,那些侥幸逃脱的金丹道和在理教的信徒逃去了草原深处,他们变成了土匪,如同狼群一样四处游荡,看到落单的人就扑上去狠狠吞噬。在黑夜里,他们会呼啸着冲入村落城镇,屠戮一空,并在天亮前迅速离开。草原太过广袤,即使是朝廷的势力,也无法彻底控制。军队只能勉强保护商路的畅通,至于商路之外的辽阔地带以及那些游荡的土匪,他们无能为力。从此以后,赤峰州的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蛮荒世界,没有规则,没有律法,甚至没有道德的眼神。最残忍的人才可以生存下来。每一个深

入其中的人,都要面对充满危险的未知。在这次叛乱之后,教会在草原的影响力一落千丈,当地人对他们的敌意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。信徒势力要么被连根拔起,要么转入地下。据说在遥远的林西和巴林,还有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在传教,可这只是传言,无法确认。欧洲各差会纷纷发出通告,告诫传教人员在局势好转之前,不要轻易接近这个地区。结果从那一次叛乱开始,整个赤峰州几乎回到了法国遣使会抵达前的状态,甚至更恶劣几分。司铎本人得到了朝廷军队的庇护,侥幸回到承德养伤。那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,就是上帝赐予他的考验。他痊愈之后,本来打算申请回国,可严重的肺部后遗症让他无法长途跋涉,圣公会干脆派他接手北大沟教堂,止步于承德这个文明世界的边缘。于是,司铎就成了这条边境的守关人,提醒每一个试图深入其中的人,不要进去,不要进去。“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回过赤峰州。”司铎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遗憾。司铎的故事讲完了,柯罗威教士感叹连连。他没想到,此时的赤峰州居然是这么一番局面。教士忽然理解了那个官吏在盖关防大印时的眼神,那是一种目送羔羊步入死亡界域的眼神。他抱怨了几句公理会总堂的无能。

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实在是太有限了,这么危险的事情,传教圈子里应该早有预警,他们居然没有提前告知,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“这倒是可以理解。你们公理会的人可没什么好名声,这都要拜那一位会督所赐。”司铎略带嘲讽地说。教士有点尴尬地举起咖啡杯,啜了一口,他知道司铎指的是什么事。那是在庚子事变时发生的。联军进入北京城以后,公理会北京会督梅子明趁乱抢劫了一座蒙古王府,他将抢来的赃物进行了公开拍卖,从中牟取了大量好处。他还找到一批自称为迫善的教徒,以代言人的身份,带领他们大张旗鼓地找到当地衙门,要求高额赔款。他还冒充军队,前往四处的乡村进行劫掠,把当地农民抓过来,先敲诈一通再强迫入教。梅子明甚至还私设公堂,用非法的手段拘陷了许多无辜民众。这些事做得太过露骨,以至于联军随行的记者都看不下去,在新闻中予以披露。很快此事被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在北美《民友报》《论坛报》登报揭露,梅子明被迫公开道歉。这导致公理会陷入一场严重的名誉危机,不得不召回梅子明,尽量低调处理。可这则新闻已经在中国散播开来,以各种形式传到了整个北方地区,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内容,以至于公理会一度成了诈骗犯的代名词。

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——

三七年夏至

□ 未再

22 灶膛间里传出来的是年糕的香味,淡淡的糯米香,加了枣泥的还有枣子香,在湿冷的空气里酿出甜味。庆姑将铁门“咔嚓”一关,放心把家交给了归云、归凤。杜家灶膛间正热火朝天,女孩子们操持着年夜饭的伙食,归凤做鱼丸,归云蒸年糕,小蝶也留下帮忙做蛋饺。她是感激杜家对自家姐姐的宽宏大量,也感恩归云的相帮,她如同归云一起努力,非要做个金灿灿圆滑的蛋饺,象征一个饱满的元宝。正应和着门上的对联,不但要“年年有余,步步高登”,更要“财源广进”!人们到底是想一年更比一年好!归凤闲下时此刻就问归云:“娘去了大姐那里好一会儿了,别出什么事吧?”归云说:“娘也没多说。大姐这两年都没了音信,这会儿差人送来送信让娘去,或许是找娘叙旧。”小蝶问:“哪个大姐?是不是先前的头肩筱凤鸣?我是没有见着她先前的风光,我姐姐倒是常提她,说得了不少提兜呢!听说她的《十八相送》靓绝四川路!”“大姐姐最拿手的就是这出。”归凤幽幽叹了口气,“如若当初没有这出《十八相送》,我们在上海滩也站不住脚。”正说着,有人推开灶膛间的门,携着一股子冷气进来。展风一手拿着油布伞,一手拍身上淋到的雨水,闪了进来,将伞递给了归云,又接过小蝶递上来的干毛

巾,上下擦干净身上的水渍:“呵!这雨下得没完没了。”“今天是小年夜,下雨下财。”小蝶应景地说句吉利话。“鬼丫头,就数你最会说。”展风接了归云递过来的热茶,跳着脚暖了好一阵,方才说:“王老板已经聘了我和徐五福去王记的工厂做事,年后就去。”“好啊!这王老板倒真是娘口中的贵人啊。”归凤喜道。小蝶拍手:“看到了吧,我说的下雨下财,这就应了。”归云问:“做什么?”“因我也是初人行,让我在虹口厂房看仓库,每日记录进出的布匹。这活儿也简单,王老板说做得好再过几年就会提拔我。”大家听听都高兴,闲坐聊了会儿,归凤准备开饭,吩咐小蝶同自己去客堂间摆桌子。灶膛间里只剩展风和归云两个看火。展风喝了热茶,有了暖意,方对归云说:“哎,王老板家正月十五在兆丰别墅开堂会,想要邀爹娘一起去,你和归凤一起去唱一出吧!”归云说:“归凤去就好了,我怕我丢了面子。”展风正要再说什么,又有人踉踉跄跄地冲进灶膛间,却是回来的庆姑,满脸雨水,虚软地扶着门,瞪着展风和归云,喘了半天,才说一句。“筱凤鸣,没了。”冬日的夜,很长。小年夜的夜晚间或响起爆竹声,总有人迫不及待要辞旧迎新。杜家的客堂间却在晚饭时刻才过就熄了灯,过年的时节,平时寄住的姐妹和琴师但凡有家的都回家过年去了,只留下杜班主一家和归凤。杜家小年夜的团圆饭还未开席,家里的男人们就都随庆姑去虹口料理筱凤鸣的后事。留下的归云和归凤心中愁闷,稍稍收拾了屋子,提早爬上床睡觉。但这雨夹着雪,一阵赛一阵地猛,“滴滴答答”让人睡不安生。归云翻个身,听见归凤叹息:“大师姐,她真的去了吗?”伸过手来握住归云的手:“你的手好冰,快放到被窝里。”归云把归凤的手塞入她的被窝。她的心里,也像归凤的手,此刻正冰凉彻骨,脑子里回旋的都是庆姑刚才说的话——“筱凤鸣跟着那日本人没多久就染上了鸦片,日复一日的,把嗓子熏坏了。九月里,那日本人突然撵她出门,竟把小别墅也卖了,携了全部家底搬到旁地去住。”筱凤鸣无处可去,又有烟瘾,竟去做了暗娼。前些日子,她在四马路的鸦片馆付不出账,被堂信打了一顿,唉——他们真对一个女子下得去那样的手!她自己不知怎么还够力气跑回虹口,倒在旧时的邻居家门口。”